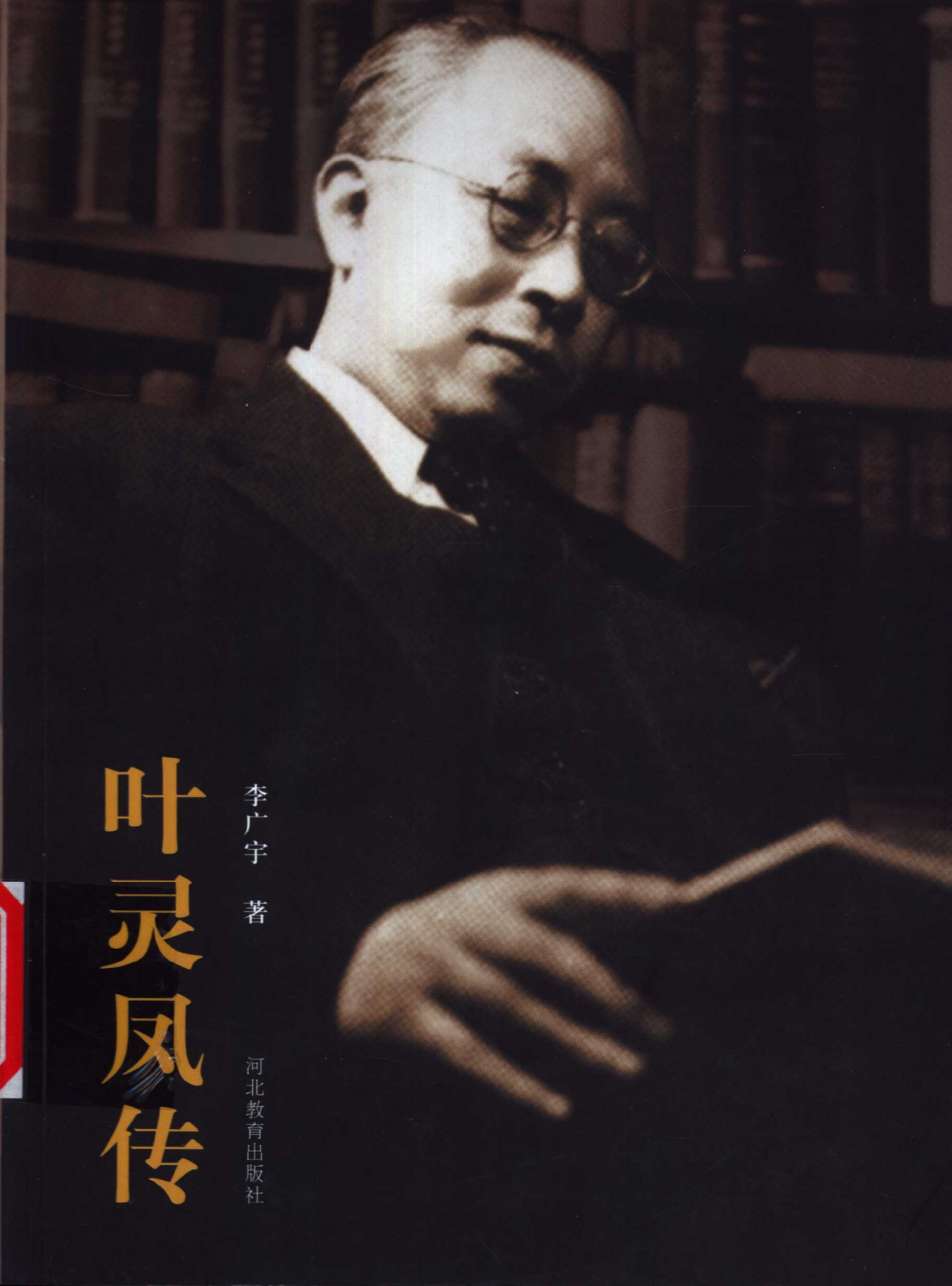




叶灵凤传

李广宇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叶灵凤传

李广宇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灵凤传/李广宇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

ISBN 7 - 5434 - 5012 - 7

I. 叶… II. 李… III. 叶灵凤-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8717 号

书 名 叶灵凤传

作 者 李广宇

责任编辑 郝建国

装帧设计 谷云燕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434 - 5012 - 7/K·233

定 价 19.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江南少年的梦
7	美专学生
12	《洪水》时期
20	创造社小伙计
27	从《A11》到《幻洲》
32	烟花三月下扬州
37	入 狱
43	脱离出版部
48	北 游
52	叶灵凤与郁达夫
58	听车楼主
65	失去《幻洲》之后
69	失败的婚姻
74	初游香港
79	《现代小说》与《现代文艺》
84	叶鲁纠葛
92	左联恩怨

目 录

《现代》同人	97
现代余话	105
新感觉派的一群	110
《文艺画报》与《六艺》	116
在救亡的洪流中	124
岛上烽火	130
灾难的岁月	136
垦荒曲	143
垦荒续曲	152
随笔小品的丰收	156
为书籍的一生	163
 叶灵凤年表	173
 后 记	216

江南少年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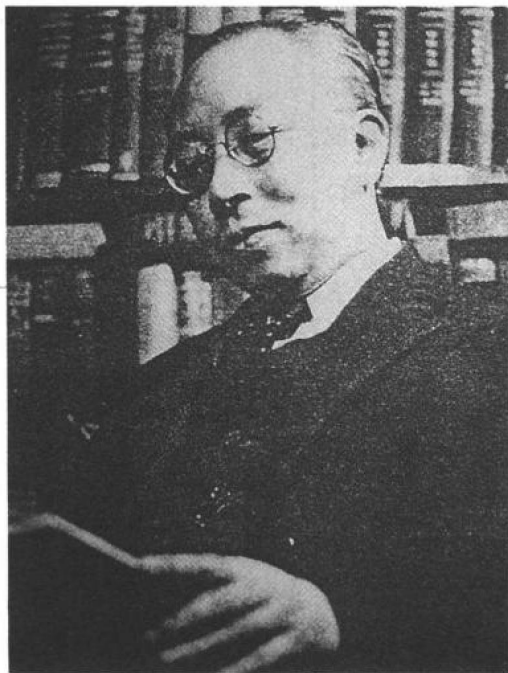
叶灵风，原名叶韞璞。叶灵风是他的笔名。

这一颇为女性化的名字，曾使一些不认识他的人称他为“女士”；在他工作的地方，也不时收到寄信给“叶灵风女士”的信件或请柬。

有人解释，之所以取名“灵风”，原是为了纪念一位女性的故人，就以她的名字为名了。不仅用来作笔名，干脆作了自己的名字。持此说的，是叶灵风生前友好、香港作家柳苏先生；那一位“女性的故人”，则指灵风的第一位夫人郭林凤。事实是，叶灵风直到1927年底才认识了“同名的”郭林凤，这时，“叶灵风”的笔名已经使用了两年之久，早已为文坛所熟知。比较而言，其家人所说灵风之名出于李商隐的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似乎更合乎事实。

叶灵风生于1905年，是江苏南京人。据作家本人回忆，他的老家在南京城内九儿

叶灵风像



江南少年的梦

巷，“那是一座至少该有四五进深的大屋，据说在太平天国时代曾经作过王府。五开间的大厅屏门上，还残留着斑驳的漆绘彩画。……第三间是我们住的正房，在正房和两旁厢房的明瓦窗、纸窗和玻璃窗上，便常常贴着各样的窗花”^①。

叶氏乃书香世家。祖父点过翰林，又放过学政。父亲作过地方官。母王氏、继母吕氏，亦都是名门之后。但灵凤生得晚，未及见到祖父。在他的幼年，家道无疑已不如从前，再加上幼年丧母，所以他的童年时代，“生活不仅过得很清苦，而且也很寂寞”。“记得有一年夏天，家里住在故乡城北很冷落的一条街上，父亲好像出外谋生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们几个孩子，……我就在小小的天井里种了一些茼蒿，打发了一个夏天。”^②

也许是因了过早地失去母爱，所以他日后漂泊异乡，尽管时常接到老父催归的家信，却总是归思虽动，终难成行。早年所作《乡愁》，描述的正是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

并不是故园寥落，不堪回首，也不是蜀道难行，有家归未得。家园是雍雍穆穆，依旧保持着世家的风度；假若立意回家，而遥遥长途，也只消一列征车，指日可达。然而我总不敢听到旁人说起家中的事，我也从没有回过家乡。我之所以不愿回家，我是为……………

写到此地，突然听见前面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妹妹喊“母亲”的声音，我是什么也不敢再写下去了。

南京乃龙盘虎踞的形胜之区，在历史上又是六朝金粉旧

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对于作家敏感、凄艳的才情的形成，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学生时代去游玄武湖，出了玄武门，站在长堤边上，遥望湖中的沙洲，但见一片芳草萋萋，烟笼绿树，总是使人想到诗人所咏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那一类的感伤诗句。”^③但玄武湖畔的堤柳，秦淮河上的明月，在作家生活的历程中，仅只是一闪而过，江西的九江、江苏的昆山和镇江，亦都成为少年灵凤的游读之地。

1916年左右，他在江西庐山脚下的九江念书，其时父亲“也像当年的陶渊明一样，为了五斗米在那里折腰”。这时的灵凤，尽管只有十一二岁，却已开始接触“闲书”。一本是《新青年》，是叔父从上海寄来给他大哥看的；一本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是父亲买来自己看的，都给少年灵凤偷偷拿来“拜读”了。这两本书，虽然都不大看得懂，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就“总觉得那个人所想的十分古怪”；像《香艳丛话》中的一首《半截美人图》的题诗“不是丹青无完笔，写到纤腰已断魂”。尽管“不会十分明白”，但“好像十分赏识”。作家自己说：“就是这两本书，给我打开了读书的门径，而且后来一直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这样同时读着两种不同的书，仿佛像露理斯所说的那样，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一面读着‘正经’书，一面也在读着‘不正经’的书。”^④

在灵凤的记忆里，“庐山差不多总是在渺茫中的”，于是未及识得庐山真面目，便又来到江苏昆山进高等小学。由于



《能不忆江南》书影

MAE87/0

江南少年的梦

住在叔父家里，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这就读到了《吟边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类的小说，也读到了《南社丛刊》。叶灵凤晚年这样回忆：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住在昆山叔父的家里，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除了《新青年》之外，我在叔父的案上就翻阅过南社出版的社刊，知道了亚子先生的名字。南社社刊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叔父是老同盟会的会员，是留学日本的，南社社友有许多都是同志，他再三向我谈起过这些老朋友的事迹。我至今还记得放在他案上的那一叠蓝色封面的南社出版物。^⑤

另外，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使我有机会读到了一些通俗的名人传记。书籍世界的大门，渐渐的被我摸索到，终于能够走进去了”^⑥。

此后，随家人迁至江苏镇江，安家在有名的大茶楼“朝阳楼”附近。灵凤进入当地一所教会中学念书。“校舍是建在一座小山之巅的，四面都是绵绵的大山，每早起来，总能见到墙外白花花一片浓雾，只有树巅和山尖可见，象大海中浮屿般，使人想起了圣经中所载，上帝用洪水灭世人时，拿亚从方舟中望见外面的景象。那时地面全淹没了，只有世上最高的高峰在水面上露出一尖顶。”^⑦

镇江的雾景，常常会在灵凤的脑中浮起。几十年后，将近古稀的灵凤写了《能不忆江南》、《小楼里的生活》等篇章，一往情深地回味在镇江时那段令人难忘的生活。在《能



青年柳亚子



《礼拜六》杂志封面

不忆江南》中，他写道：“……我的梦魂总是牵萦着镇江的一间小楼。几扇玻璃窗，一只挂了布帐的小床，从墙上的气窗可以望见人家的屋背。在那里不仅有我的春天，还有我的梦，也有我的诗。”

正是在这间小楼中，少年灵凤做起他的文学梦。“我在里面开始看杂书看笔记小说；……甚至还开始学做旧诗。”“那时在感情上所做的梦，全是‘礼拜六’派的，全是‘鸳鸯蝴蝶’式的。一间小楼，已经尽够我的感情去驰骋了。”他这时还开始学习新文艺的写作，“老师”是当时新出版的冰心的《繁星》，他被冰心那种婉约的文体和轻淡哀愁气氛所迷住，曾模仿她的体裁写了两篇散文，从此“便对新文艺的写作热心起来了”^⑧。

也是在这间小楼中，少年灵凤做起他的美术梦。“学刻图章和画中国画，都是没有师承，自己摸索的。一部廉价的石印《六书通》，成了我唯一的老师。一把普通的刻字刀，几块青田石，就使我刻了又磨，磨了又刻。”至于中国画，“所用的范本还不是《芥子园画谱》，而是上海出版的石印《古今名人画谱》之类，我就整天对了临摹，自己设色，从花卉翎毛一直画到山水”。“在那间小楼上，画好了的画，都拿来贴在玻璃窗上。自己画，自己题字，再盖上自己刻的图章。‘二十以前’的我，就曾经这么消磨了一个暑假。”^⑨

江南少年的梦

这段如梦似诗的生活，对日后画家而兼作家的叶灵凤的形成，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江的涛声，金山的夕照，不仅充实了少年灵凤的生活，更造就了他的画眼情心。难怪他多年以后仍难以忘怀“课余总是背了画架，到金山脚下来写生”的旧事，难怪他“就是在纸面上见到金山两字，也令我分外感到一种亲切”。

恰在这时，叶灵凤的三叔从上海来，把他带出了那间小楼的天地。满怀憧憬的少年灵凤，从此走进了十里洋场，去追逐那旖旎而奇幻的海上繁华梦。

【注释】

① 叶灵凤：《能不忆江南》。

② 叶灵凤：《夏天的花》。

③④⑥ 叶灵凤：《我的读书》。

⑤ 叶灵凤：《杂忆亚子先生》。

⑦ 叶灵凤：《雾》。

⑧ 叶灵凤：《读少作》。

⑨ 叶灵凤：《小楼里的生活》。

美专学生

1924年，叶灵凤随三叔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少年叶灵凤



当时上海美专已有了新校舍，设在西门斜桥路。虽说是新校舍，除了一座两层的新课室以外，其余都是就什么公所的丙舍来改建的。这本来是寄厝棺材的地方，所以始终有一点阴暗之感。灵凤并没有住在这里，而是借住在哈同路民厚里叔父的家中。

灵凤在镇江时，曾自学中国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不仅设有国画系，而且有很好的老师，像诸闻韵、潘天寿等，当时都在这里任教。但他却放弃了中国画，专心学西洋画。

然而，即使在西洋画方面，叶灵凤亦不能算一个好的学生。不是灵凤没有画才，是因为文学产生了更大的诱惑。在青年灵凤玫瑰色的梦中，本来就是文学和艺术交织着的，

因而，在学画之余，他经常钻到学校图书馆看小说，进行写作的尝试。他的作品曾被《少年杂志》采用，还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较长的游记《故乡行》。而促使他将兴趣迅速向文学倾斜的重要契机，却是因了向《创造周报》投稿。周报的编辑成仿吾收到稿件后，回信约他去谈话，编辑部的地点恰恰就设在他三叔所住的哈同路民厚里。那是一座两上两下的楼房，楼下是书籍堆栈，楼上则是编辑部。正是在周报编辑部里，叶灵凤第一次见到了如雷贯耳的创造社泰斗成仿吾先生。这位前辈对待象他这样的文艺青年的诚恳和亲热的态度，使叶灵凤备受感动。也正是在这间楼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创造社的成员周全平、倪貽德，还有从四川出来不久的敬隐渔。更为巧合的是，郭沫若也住在这同一个弄堂内，叶灵凤自然也和他有了接触。叶灵凤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郭沫若时的情形：



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

第一次见到沫若先生，则是当仿吾先生已离沪赴广州，每天追随左右同逛城隍庙旧书店的达夫先生似乎也离开了上海以后的事。当时先生带了夫人和孩子从日本回来，搬进新租好的环龙路一幢小洋房内（弄堂外恰是日后成为上海革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政治机关）。这一

一切都是由当时创造社青年分子中最活跃的全平布置的。我在箱笼尚未打开的空廊客堂里，第一次见到沫若先生，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心确是微颤着的。郭先生披了藏青哗叽的日本学生制服，赤着脚，踞坐在新买来的藤椅上，宽阔的天庭，眼镜后面闪着奕奕的目光，伸出有力的手来和我亲热地握手。这就是我们创造社的领导者，这就是中国的“歌德”，当时的我怎不要心里微颤呢？^①

不知是不是在郭沫若的家里，灵凤又与创造社另一巨头郁达夫结识。郁达夫那时也住在民厚南里一个人家的前楼上，好像正辞了北京大学的教席回来，身体不很好，在桌上的书堆里放着一罐一罐从公司里买回来的外国糖果，说是戒酒戒烟了，所以用糖果来替代。这就便宜了本来不抽烟的灵凤，有机会揩油吃糖果了。那一个时期，灵凤晚上在民厚南里叔父家的客堂里“打地铺”，白天背了画箱到美术学校去学画，下课回来后，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成为郁达夫那一间前楼的座上客。郁达夫是不在家里吃饭的，“灵凤他们几个追随他左右的青年，照例总是跟了他去上馆子。他经常光顾的总是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白烂汗’”^②。

叶灵凤还从达夫先生处认识了张闻天的弟弟张健尔，便时常一起到张闻天那里去玩。张闻天此时也住在同一弄堂里，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所。他和达夫知道灵凤在学美术，又喜欢文艺，便送书给他。达夫给他的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

王尔德像



散文；张闻天送的，则是王尔德的几种小品集和童话集。可以说，这对于灵凤日后喜欢外国文学，钟情于王尔德，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这些驰名文坛的文学泰斗的影响，使叶灵凤在“鱼与熊掌”的选择上极难做出抉择。只好两头兼顾，但似乎更钟情于文学。对于作画，是逐渐地有些冷淡了。于是，“虽然每天照旧到学校上课，事实上画的已经很少，即使人体写生也不大感到兴趣，总是在课室里转一转，就躲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或是写小说”。“学校的图书馆有一长排落地长窗，……里面设了桌椅，有一个管理员。书当然不会多，来看书的学生更少。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每天贪婪的读着能够到手的新文艺出版物，有时更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小说。”^③

那时的灵凤，自然穷得很厉害，从哈同花园附近的住家到西门斜桥去上课，往来都是步行，有时连中午一碗阳春面的钱也要欠一欠。但是这时却已经有了跑旧书店的习惯。他回忆道：

当时每天往来要经过那一条长长的福熙路，在一条路口附近有一家旧货店，时时有整捆旧西书堆在店门口出售。我记得曾经用一毛钱两毛钱的代价，从那里买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英国画家罗赛谛的诗集，



比亚斯莱作《莎乐美》封面画

使我欢喜得简直是“废寝忘食”。^④

这其实是他爱书、藏书的开始。更由于文学的介入，使他在美术方面也产生了独特的趣味，那就是更喜欢富于装饰趣味的书籍插图，所崇拜的偶像，亦是所谓的文艺的画家，象罗赛谛和布莱克，就都是诗人兼画家。而他最为喜欢的，则是英国书籍插图画家、短命的鬼才比亚斯莱。

有意思的是，灵风对于比亚斯莱的爱好，亦是因了创造社作家的介绍。据说，最早将比亚斯莱画作介绍到中国的，是田汉。他编辑《南国周刊》时，报头和里面的插画，用的都是比亚斯莱的作品。后来他又翻译了王尔德的《莎乐美》，里面采用了比亚斯莱那一辑著名的插画，连封面画和目录的饰画都是根据原书的。同时，郁达夫也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过一篇《黄面志及其作家》的长文，介绍了比亚斯莱的画和道生等人的诗文。

创造社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组织，因而，尽管没有什么正式的手续，事实上，叶灵风已经成为它的一员。为了参加创造社的工作，他索性搬到了南市阜民路周全平的家里。那时周全平正在受命复活《洪水》，于是，叶灵风也便成了《洪水》的新同人，他的文学生涯，也便从此揭开了序幕。

〔注 释〕

① 叶灵风：《个人的铭感——庆祝郭沫若先生诞辰及文艺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

② 叶灵风：《达夫先生二三事》。

③④ 叶灵风：《我的藏书的长成》。

《洪水》时期

《洪水》是创造社著名的刊物之一，不过，它却分为周刊和半月刊两个时期。

《洪水》周刊创刊于1924年8月20日。当时，创造社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郭沫若因为物质生活的侵袭，再次漂流到了日本，郁达夫远在此前就已离开上海，孤竹君之三子，只剩下成仿吾一人独立支撑着家业。不久，《创造周报》也便宣告停刊。在仿吾也预备离沪时，几个人聚集在贝勒路的一间市房里，望着一捆捆、一包包《创造周报》的余稿，经过商议，决定再办一个周刊。在仿吾动身离沪的那一晚，在豫丰泰的酒宴上，决定了《洪水》周刊的产生，由留在沪上的周全平、倪貽德、敬隐渔和严良才负责；刊名则由周全平确定，因为那时他正在一个教会的编辑所里校对《圣经》上的洪水一章，他“渴慕着那能毁坏一切的洪水”。

于是，《洪水》周刊第一期于1924年9月1日，由泰东书局出版了。但当第一期出版时，齐卢战事遽起，虽然第二期已编校完毕，但泰东书局却说因战事关系，经济周转不灵，拒绝发行。于是《洪水》周刊只出一期，就此夭折。



叶灵凤设计的《洪水》第二卷封面